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三回 松長老欣飛錫杖 濟師父怒打酒缸

卻說這淨慈寺因失火，不見了長老，眾僧往各處找尋，並無蹤跡。濟顛見了笑道：「你們這般和尚，真個都是呆子，我已說過，長老原從天臺來，今日已歸天臺去了，怎麼還尋得著他呢！」眾僧俱不信，都道：「那有此事，就是燒死了，少不得有些骸骨。」就叫煮飯的火工在方丈室瓦礫中去扒看，扒了多時，忽扒出了一塊磨平的方磚來，上有字跡，眾僧爭看，卻是八句辭世偈言：

一生無利又無名，圓領方袍自在行；
道念只從心上起，禪機卻是舌根生。
百千萬劫假非假，六□三年真不真；
今向無明叢內去，不留一物在南屏。

眾僧看得分明，方知長老是個高僧，借此遁去，方識濟顛有些來歷，不是亂言！然到此田地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濟顛商計，要將燒不盡的木頭，搭起幾間茅屋，大家草草安身，濟顛道：「好！」忽走下廚去，看見屋雖燒去，卻剩下一大鍋熱湯，濟顛叫道：「他事且慢商計，此間有好熱湯，且落得來洗洗面。看你們不要惱壞了，我有支曲兒，且唱與你們聽聽，解解悶如何？」遂唱道：

淨慈寺蓋造是錢王，一剎時燒得精光；大殿兩廊都不見，只剩下四個泥土的金剛。
佛地與天堂，平空似教場；
卻有些兒不折本，一鍋冷水換鍋湯。

眾僧聞聽了都大笑起來：「如今這般苦惱，怎你還要瘋顛，我們的苦，且擱開再說。但是兩個監寺，被官府捉去，枷在長橋上，你須去救他一救才好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一逕走到長橋，果見兩個監寺枷在那裏，因笑道：「你兩個板裏鑽出頭來，好像架子上安著燈泡。」兩個監寺道：「好阿哥！我們在此好不苦惱，你不來救我，反來笑我？」濟顛笑道：「你且耐心捱一會，自然救你！」

說罷，竟往毛太尉府中來，毛太尉接著說道：「聞你寺中遭了回祿，真是苦了。」濟顛道：「和尚家空著身子，白吃白住，有甚苦處？只苦了檀越施主，又要累他重造。如今兩個監寺枷在長橋上，這卻是眼前剝膚的真苦，須求太尉慈悲，去救他一救。」太尉道：「不打緊，特我寫書與趙太守，包管就放，你且安心在此吃兩杯，解解悶。」當即叫人安排出酒來，與他對吃，濟顛吃到半酣道：「多感太尉高情，留我吃酒。但我記掛這些和尚，在火場上淒淒惶惶的沒個理會，且回去看看。」遂別了太尉出來。

行至寺前，只見兩個監寺已放了回來，向濟顛謝道：「虧了濟師父。」濟顛道：「謝倒不必謝，但蛇無頭不能行，這寺裏僧徒又眾，亂哄哄的沒有個好長老料理，卻怎生過活？」首座道：「我們正在此商量，不知你請那個長老，方住持得這寺？」濟顛道：「我想別人來不得，還是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，方有些作用。」監寺道：「這個長老果然是好，但恐他年歲高大，未必肯來。」濟顛道：「要他來也不難，只要多買些酒來吃得我快活。」監寺道：「此係大家之事，況今粥飯尚且不能周全，那有閒錢去買酒請你，你若不肯寫書，只得大眾寫一公書去請。」濟顛道：「倘若公書請不來時，卻要被笑話，寺裏既無酒吃，我只得別尋主顧。」遂一逕去了。

淨慈寺合寺僧人，同修了一封公書，叫個傳使，竟到蒲州報本寺來，見了松少林長老，呈上請書，長老看了，道：「承眾人美意，本該承命而往，但老僧年邁，如何去得？」傳使又再三懇請，長老只是苦辭不允，傳使無奈，只得回寺，報知長老不來之事，眾僧沈吟不悅道：「他不肯來，如何是好？」首座道：「除非買酒請濟顛，叫他寫書去，方有指望。」眾僧無法，只得設法銀子，買了一壇酒來，叫人四下去將濟顛尋來，請他吃。濟顛見了酒，不問好歹，一上口，便吃了□數碗，吃得有些光景，方問道：「你們這般和尚，平日最是慳吝，今日為何肯破鈔請我？想必是請不動松長老，又要我寫書去請了。」眾僧聽了俱笑起來道：「果是空走一遭，只得又來求你。」濟顛道：「吃了你們酒，定然推不得。」叫取筆硯來，寫了一封書付與傳使，然後又吃，直到爛醉方歇。且說這傳使連夜趕到蒲州，直到報本寺來見長老，長老道：「老僧已辭你去了，如何又來？」傳使道：「本寺濟書記有簡板呈上。」松長老接來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伏以焚修度日，終是凡情；開創補天，方稱聖手。雖世事有成必毀，但天道無往不還。痛淨慈不幸，淨掃三千；悲德輝長辭，忽空四大。遂致菩提樹下，法象凋零；般若聲中，宗風冷落。僧歸月冷，往往來來，如驚棲之鳥；人去山空，零零落落，如吹斷之雲。

鼓布已失，何以增我佛之輝？衣食漸難，大要出如來之醜！欲再成莊嚴勝地，需仰仗本邑高人。

恭惟少林大和尚，行高六祖，德庇□方；施佛教之鈴錘，展僧人之鼻孔。是以不辭千里，通其大眾之誠，致敬一函，求作禪林之主。

若蒙允諾，瓦礫吐金碧之輝；倘發慈悲，荊棘現叢林之色。大小皆面皮，休負諸山之望；近遠悉舟楫，毋辭一水之勞。慧日峰前，識破 崖之句；南屏山畔，願全靈隱之光。佇望現身，無勞牽鼻。

長老看了大喜道：「濟書記這等鄭重，只得要去走一遭。」吩咐傳使走回報知濟書記：「叫他休得出去，在寺候我，老僧只在月內準到！」傳使謝了，先回報知，眾僧大喜，對濟顛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出門，恐松長老到時沒處尋你。」濟顛道：「若不出門，那得酒吃？」也不睬眾僧，竟一逕去了。

監寺與僧商議道：「若留他在家，每日那有這麼多錢買酒！不留他，又恐長老來不見了他，不歡喜。」首座道：「我有一法，且暫時哄著他，拿個大空壇，盛了湖水，泥了壇口，只說是除來的好酒，待長老來了，方開來請你。等得長老來時，開出水來，也不過一笑。」監寺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」忙叫人尋了濟顛回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一向要買酒請你，卻奈無錢，今在一個相熟人家，賒得一壇好酒在此，卻先講明，直待長老到了，方開請你，你心下如何？」濟顛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也要抬出來，我看一番才放心。」首座就叫兩個煮飯火工，把罈子抬到面前，濟顛道：「既是扛來，便打開來，多少取些嘗嘗也不妨！」首座道：「這是新封泥的，開了就要走氣，明日便無味了。」濟顛道：「也說得是，這一壇也盡夠我一吃了。」仍叫火工扛到草屋裏放著，每日去看上兩三遍。

過了數日，報說長老到了，眾僧忙忙出寺去，遠遠迎接進寺，長老先到草殿上，禮了佛，然後眾僧請長老坐下，各執事一一參見過，長老就要與濟顛講話。濟顛辭道：「有話慢講，且完了正事！」急忙忙走去，叫火工將酒快扛了出來，取一塊磚頭，對泥頭敲去，急低下頭來去聞，卻不見酒香，再將碗去打出半碗來嘗嘗，竟是一壇清水，心中大怒，遂拾起磚頭來，將罈子打得粉碎，流了一地水，眾僧在旁邊都掩著口笑。濟顛看見，益發急了，亂罵道：「這一夥和尚怎敢戲我？」松長老聽了，不知就理，問侍者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侍者道：「濟師父要酒吃作鬧！」長老道：「濟公要酒吃，何不買兩瓶請他？」濟顛聽見長老叫買酒請他，方上前分辯道：「這班和尚不肯買，還說是無錢，情猶可恕，怎將水充作酒來作弄我，這樣無禮，該罵不該罵！」

長老聽說將水充酒耍他，禁不住也起來道：「該罵該罵，但你不要與他們一般見識，我自買酒請你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遠來，我尚未曾與長老接風，甚麼道理反耍長老破鈔！」長老道：「我與你同是一家，那裏論得你我！」不一會兒已叫人買酒來，濟顛因開壇時，已是垂涎了半晌，喉嚨裏已略略有聲，今酒到了面前，那裏還忍得住？也不顧長老在前，一連就是七八碗，吃得快活，想起前事，也自笑將起來，對著長老道：「弟子被這班和尚耍了，如今想起來，又好惱又好笑。因做了兩首詞兒，聊自解嘲，且博長老一笑。」遂叫取紙筆，寫出呈上，長老展看，卻是兩首點絳脣：

殘液滿喉，只道一壇都是酒。
指望三甌，止住涎流口。
不意糟糕，盡為西湖有。
唯而否？這班和尚，說也真正醜！
虧殺阿難，一碗才乾又一碗。
甘露雖甘，那得如斯滿。
不是饕餮，全仗神靈感。
冷與暖，自家打點，更有誰來管？

長老看了笑個不停，又讚道：「濟公不但學問精微，即遊戲之才，亦古今無二。老僧初到，尚未細問，不知貴寺被焚之後，這募緣的榜文，曾做出張掛麼？」濟顛道：「這夥和尚，只想各自立房頭做人家，誰肯來料理這正事，還求長老做主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未做，也耽遲不得了，今日就要借你大筆一揮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有命，焉敢推辭？但是酒不醉，文思不佳，求長老叫監寺再買一壺酒吃了，方才有興！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又叫人去買來，濟顛吃了，不知又作何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淨慈寺焚，長老果然被火化去。六□三年歲月，如今火中栽蓮，不留一物。來也空，去也空；殺菌消毒，又省得一些棺材本！

二、寺既被焚，寺僧被火煙薰得焦頭爛額，又尋長老不得，見了所留偈言，才知大師已去！此時濟顛猶幸災樂禍，唱個小曲調侃眾僧，道：「一切精光，只剩四個泥土金剛，佛地與天堂，平空似校場；卻有些不折本，一鍋冷水換鍋湯。」哈哈！一切歸淨土，冷水燒得變熱湯，好為眾僧洗迷惘，免得火工費力燒熱水，大家洗個舒暢！顛僧為何如此這般，且聽道：

成毀不在心，滅卻貪癡嗔；
寺亡我還在，不死一聖僧。

三、長老既走了，還得請個主持料理寺物（寺雖毀，地猶在；心地燒不毀，故云：此寺非寺，仍有人住）。寺僧欲請報本寺松少林長老，長老推辭年老不想別住，只得請我修書叩請松長老了，但我無酒不成書，真也個：

無酒事情休，有杯解萬愁；
修書請長老，醉筆畫吹牛。

四、松長老被我生花醉語感動，只得往淨慈寺走一趟，且看個究竟。正是：「眾僧請不動，濟顛來關說。」

五、眾僧為留住顛僧，以待松長老駕到，以水作酒（以計就計，且讓寺僧安心），騙得我空歡喜。我發覺後，大怒，打破酒壇，只見落花流水向東去，好讓長老乘此西邊來！正是：

打破砂鍋問到底，一壇清水味無香；
顛僧喜愛杯中物，長老回歸天臺涼。

六、焚寺重建，又勞濟顛大手筆，哈哈！

正經僧，沒法度，敲打念唱求開悟；
濟顛僧，漫醉步，弄瓶唱歌洗腸肚。
真正經，假正經，看誰化得功德主！